

世紀通行於印度西北部，及阿富汗一帶之古文字。換言之，即貴霜王朝在其領地內所通用之文字。因貴霜王勢力東漸，故其文字亦隨之而東行。上文已略述及，但其書記制度，則頗可注意。據史記漢書所述，安息等國之文字，皆「畫革旁行爲書記」（漢書作書革，今從史記。）據此，是葱嶺西域諸國，以皮質爲書寫之資料也。斯坦因在尼雅遺址破屋中，發見佉盧文體之羊皮書，（斯坦因考古記四二頁。）顯然尙保持葱嶺以西原來式樣。但大多數文字，均書於木牘上。其木牘之形式，及函封之狀況，（同書第三八、三九、四四各圖。）毫無疑問，來自中國。自漢武開邊以後，即流傳於西域也。其作函封之封泥，一方爲中文篆書，同時又有數方作西方圖像。（同書第四四圖。）據斯坦因氏解釋，一方爲雅典娜之像，（Pallas Athene）執楯與雷電。又一方作希臘神像，如或立或坐之伊洛斯（Eros）赫拉克里斯（Heracles）及其他之雅典娜，皆紀元初第一世紀，與希臘或羅馬作品風格極相似。余按以雅典娜神像作裝飾，刻於瑪瑙及銅戒子上，在庫車，和闐沙漠中，不少發見。皆爲西方文物之輸入品，毫不足怪。惟以此神像印於中國式函封之封泥上，則頗饒興趣。蓋表示中國之函封制度，早已通行於鄯善及和闐。及貴霜王朝勢力東來，遂構成中西混合之現象。但西方之羊皮書，除斯坦因在尼雅發見少數外，餘均不見矣。斯坦因氏又於樓蘭遺址之垃圾堆中，發見在木版紙片以及絹上之佉盧文書。又有一殘紙片書寫窠利語文。（Sogdian）（同書第九八頁。）佉盧文書，已如上述，窠利語文，據斯坦因解釋爲紀元後初幾世紀，通行於撒馬爾罕布哈拉一帶，即古康居國地也。由此可證明在公元後之康居國人，貿易東來，亦習用中國第一世紀所發明之紙，書寫文字。與月氏人以絹及紙，書寫佉盧文字，皆表見對於中國文明，不惟無排斥之意，且盡量吸收也。然則中國文明，豈真不影響於西域乎？其次關於樓蘭織品亦饒中西混合之趣味。

2. 織品 斯坦因氏一九〇七年，在樓蘭古墓中，發見織品殘片。據其所摹印之一部份，一爲絲織品，花紋作雲氣奔獸之狀，並有「韓仁繡宜子孫」題識。與雲氣奔獸相間雜。（同書第六四圖A。）由其風格與技術上之觀察，完全爲中國傳統作風，吾人以之與戰國銅器中之狩獵紋樣比較，幾無二致。其有角獸，與中國銅器中所稱爲